蜀山劍俠傳/2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三五回　一徑入晶宮 廣殿通明參極主　橫空張綠網 長天無際遁飛人

下一回▶

女神嬰易靜、癩姑、李英瓊、阿童、金蟬、石生、甄艮、甄兌和易靜二侄易鼎、易震一行十人，自從得了那鰲極洞烏雲叟的指點，穿行千百里寒冰甬道密徑，越過玄冥界天險埋伏，直達陷空島內前面的繡瓊原。由易靜、癩姑二人入島，求見陷空老祖，求取靈藥萬年續斷與靈玉膏。陷空老祖爲想試驗這十人的法力，說明島宮埋伏以及藏藥的所在，令易靜等十人穿破丹井中層所設陣圖，深入丹室，自往盜取。到時，並令大弟子靈威叟接引十人。進了島宮以後，連經諸險，始達陣地。費了好些心力，纔將正反兩層陣圖制住，元始宮位太極圖中兩個下達丹室的入口也各自現出。祇是五行宮位神妙非常，祇有同時鎮制，或者同時離陣飛起，上下兩陣立即自返本來面目，均可無事。否則，休說去掉一人，祇要各宮位上鎮制的人稍一疏神，立生出無窮變化，同時丹穴也爲下面吸引上來的元磁真氣所封閉，再想下去，更是難極，鬧得上下十人，一個也無法分身。

衆人愁思了一陣，易靜見實無計可施，正打算運用玄功入定，飛出元神，冒險下去。忽見陣外飛進一幢青白光華，中擁一人，似是深悉此陣微妙，繞行於各宮位之間，等把全陣繞完，忽似流星飛墮，直往下陣太極圖中入口投去。雖然事出意料，十分倉猝，易靜神目仍看出來人走過癩姑身側下陣之時，青光微閃，略停了停，好似和癩姑說了一句話，方始往下飛降。再定睛往下一看，癩姑面現驚喜之色，手持一物，正在觀看，並向金、石四人搖手，不令多言。心中奇怪，方欲詢問，癩姑已用本門傳聲之法說道：「大功將

成，事機匆迫，此刻無暇多言。少時如和新來這位道友同去霜華宮中，請由妹子先向主人致詞，然後師姊相機發話。」易靜知有緣故，剛剛回聲應了，下陣太極圖中圓眼忽然開張，那幢青白光華忽又衝起。身後腳下憑空激射起一蓬玄色光焰，剛剛冒出洞口數尺高下，喫癩姑運用佛光往下一壓，立即退回。太極圖形，復原如初。那青白光華也停在癩姑面前，現出一個人影，正是適在冰原地底密徑飛行時所遇到的靈威叟之子靈奇，祇見他遞過一個五寸大小的晶瓶和一個玉盒。癩姑知是那萬年續斷和靈玉膏，連忙接去，並將適纔借看的一面小晶鏡交還。

大功告成，因在事前得了靈奇密告，各自心有默契，更不多言，一聲號令，連金、石等一共六人，一同飛起。身剛離開五宮光柱，陣中風雷大作，立生變化。知是下陣復原應有現象，也不去理它。眼看飛到適纔遇阻的冰層所在，那六根光柱結成的戰門重又倏地湧現，阻住上昇之路。雖然門並不大，四面盡多空處，可以繞越，而癩姑知機，不敢冒失。正待觀察清了陰陽向背，仍用前法穿門而過，忽見左邊門內匹練般飛出一股白氣，直射靈奇，勢疾如電。靈奇方欲逃遁，已是無及，晃眼間，將人捲入門內。

癩姑等搶救不及，忙即加意戒備時，猛一擡頭，上面已被冰層隔斷。五人方在驚疑，進退不決，忽見靈威叟滿面愁容，由右門飛出，朝癩姑使一眼色，說道：「家師不知蠢子近已投入到貴派門下，因他奉命來助道友等盜取靈藥，家師得知大怒，已用法力擒去。老朽適纔奉命，來引諸位道友去至霜華宮中謁見島主，到此方知。見了島主，還望分說一二。易道友已先接引，現在門內，請同去吧。」癩姑聞言會意，抗聲答道：「本來我等以禮求藥，允否任憑島主尊便。原因島主欲試後輩功力，命自往盜，又承多所教益，愛護周至，所以我等不知禁忌。令郎靈奇，近蒙大方真人接引，已是二師兄岳雯弟子，乃我等師侄。因知島主陣圖神妙無窮，我等十人各要鎮壓宮位，一人也難離開，知他來此省視，逗留玄冥界外，特意令其暗中隨來，相助取藥。島主必當他不是我等一行，所以錯怪。少時拜見島主，自會陳說詳情。想島主山海之量，決不與我等末學後輩一般見識哩。」靈威叟聞言，立轉喜容，也不多答，微微含笑，點首示意，便邀五人同入。

這次戰門以內又與先前不同，也不甚覺寒冷，祇是光煙變滅，閃幻不停。一會兒工夫，眼前一暗一明，定睛細看，五人業已走出門外，那座戰門已不知去向。易靜等五人也同時到達。那立處既非來路，丹井上下也非日前易靜、癩姑二人所經之地，乃是深居海底的一座水晶宮闕，與紫雲宮情景又大不相同。紫雲宮是珠宮貝闕，深藏海眼之下，海水被宙極真氣托住，上面又有日月五星和乾天太乙真氣一吸，空出中門千餘丈高下，仰望上面，水雲隱隱流走，一片清碧。所有宮室園圃，均位列在陸地之上，雖有湖沼溪流，

均是極清的靈泉，看去彷彿另是一重天地。陷空島水宮，卻是祇在深海之中，全水宮多半是用萬丈冰原以下所凝積的水晶建成。雖然也有園圃院落以及空曠之處，不是主人法力禁制，便是借用北極真磁和能闢水的法寶珠玉逼開海水而成。衆人所經之處，乃是去往霜華宮的一條水晶長廊。其上方和四面是海水包圍，所有宮室廊榭俱都高大異常。這條長廊長几十里，高達四五十丈，寬約二三十丈，兩邊是二三尺厚的晶壁。廊內有兩行粗可合抱的寒金寶柱，上面用深海中所產丈許大一片的五色貝殼爲頂，由入口處用白玉鋪成的雪花形六角圓門起，十步一柱，兩相對列，襯得當中廊路筆也似直，直達十里以外一座高大雄偉的宮殿旁邊。如換常人至此，一眼望過去簡直看不到底。那兩列寒金寶柱，射出萬道金光，與頂上五色貝殼互相映照，五光十色，陸離璀璨，閃幻出千重霞影，無邊異彩。晶牆外面，碧波澄靜，海沙不揚，廊內晶光外映，一片空明，多遠都能看到。時見深海中所產奇魚、介貝之類，大者數十丈，小亦大如車輪，異態殊形，不可名狀，遠近遊行，此去彼來，動止悠然，甚是從容。看去好似無數大小奇形怪物，凌空浮翔，直不似在水內，另是一種筆墨難以形容的奇麗壯闊之景。便是易靜、癩姑、金、石諸人見多識廣，又曾見過紫雲宮水仙宮闕的，也都暗中驚讚不迭。

十人會齊以後，仍由靈威叟前導，順着水晶金柱長廊一路步行觀賞過去。那盡頭處是一六角形的廣亭，貼着晶壁，每面均有一排白玉坐處。過去十多丈，有一個與迴廊差不多大的月亮門，也是白玉所建，這便是霜華宮左門入口。靈威叟引了十人，先去亭中坐待，自往門內走去。不一會兒，滿面愁苦之容，走了出來。方說了句：「島主延見。」便聽金鐘之聲，長廊迴應，音甚清越。鐘鳴了五下，跟着奏起細樂，法曲仙音，笙簧細細，又置身在這種水仙宮闕以內，越覺入耳清娛，心神爲旺。衆人聞得樂聲相隔尚遠，多覺這麼大的珠宮瑤殿，除靈威叟外，竟未遇一人，宮門又無守侍之人，便是先在島宮初見主人時，門下徒衆也是寥寥無幾。這麼好的仙府，空無人居，豈不可惜？方在尋思，人已走入門內。裏面乃是一座比廊還高的廣庭，五根玉柱，分五方矗立地上，每根大約十抱以上。往右一轉，走向當中一座三十多丈高的宮門之下，那兩扇滿布斗大金釘的白玉宮門，正向兩邊徐徐開放。立由門內閃出兩個高几兩丈，形如巨靈，身披甲冑，手執金戈的武士。門內又是一座廣庭，地比門外還要廣大。當中陳列着九座丹爐，也是寒金所製，大小不一，形式也不一樣，九宮方位排列。爐前各有一個玉墩，上設海中異草織成的錦茵。當頂一面八九丈方圓的寶鏡，正對下面，似是主人煉丹所在。

正行之間，耳聽喘息之聲。回頭一看，原來入門左右，兩旁有一直排長架，架上懸有好些鐵環，離地高約十丈，每三環爲一套。環下各有五角形、六角形的鐵鉢，形式不等。左邊第二串鐵環上，倒吊着一人，正是靈威叟的愛子靈奇。頭、腰及足，各有一環緊束。

下面鐵鉢之中，燃着一蓬怪火，寒焰熊熊，色作深碧，似欲升起。雖還未燒到靈奇頭上，看去神情已頗苦痛。癩姑雖然打點好說辭，想向主人求情釋放，心終不能拿穩。又見靈威叟面容慘沮之狀，料知望少。一面盤算愁急，一面隨同前行。那對面本是一個三四丈大的小圓拱門，忽然開放。這丹室內，本有十六名侍者，一色白衣，分立在四邊角上，看去都似常人修煉，與把守宮門的武士不同。那門一開，中有四人，手中各持長鞭，即往靈奇身前走去。方疑有人行刑，靈威叟面上忽轉驚喜之容。隨見門內走出一個與靈威叟裝束相似的中年修士，手捧一面玉牌，人在門內，先向靈威叟含笑示意。到了身前，對衆人道：「島主因靈奇乃大師兄之子，不合擅入丹井，獻媚外人，盜取靈藥，按着島規，本應嚴刑處死。適纔天乾山主駕臨，言說路遇大方真人，此子果已投到峨眉門下。島主本令諸位盜藥，並未禁其約人相助。並且諸位道友已然穿出戰門，將上下兩陣制住，符了島主初意，靈藥本可唾手而得。祇緣匆迫之中，尚未悟出太極、無極兩儀分合之妙，不能下去。此子受仇人指點，乃父徇私相告，已明陣法。爲圖省事，逞能賣好，乘虛而下，靈藥雖然得手，幾乎將元磁真氣引發，生出事來。如非有人說情，決所不容。現已看在天乾山主情面，又念此子實是峨眉門下，適纔所說，並非虛言，破例寬容，連大師兄也一併免責，命我傳令釋放。少時，仍由大師兄率領隨同進見，島主當面尚有話說。」

衆人聞言，自是欣喜。靈威叟更出意外。那中年修士說完前言，便走到環架之下，先將手中玉牌朝那下面鐵鉢一照，牌上射出一片銀光，飛入鉢內，鉢中寒焰立即熄滅。回顧旁立侍者，說了句：「奉命釋放。」內一侍者，便將架旁所設六角形的鐵牌扳回正面。靈奇便自飄然下落，面上苦容雖仍未斂，神態依舊倔強，一言不發，走到易靜等十人面前，卻恭恭敬敬分別行禮，各叫了聲師叔。這時雙方面對面，易靜等十人見他不特一身仙骨道氣，是個上等根器，並且相貌身材，均有幾分與岳雯相似，比起英瓊的米、劉二徒要強得多，無怪乙休要爲引進。自己這一輩同門中師兄弟，剛下山不久，便收到上官紅和他這類人物爲男女弟子，好不歡喜。

易靜見他的面上忿容未斂，心料主人居室密邇，靈威叟又連話都不敢和愛子說，可知威嚴。自己不便明言，祇得借着和來人說話，示意道：「後輩等愚妄無知，以爲奉有島主明令，率意行事，冒犯威嚴。多蒙島主念着家師情面，愛屋及烏，寬恕靈奇，感謝無極。現在靈藥求到，急於回山醫治傷人。敬煩二位引往拜見島主，敬申謝忱，並領教誨如何？」那修士笑道：「諸位道友入見島主，應由大師兄引往。不過此時忽有仙客到來，尚煩少待，尊意當爲轉達。貧道覆命去了。」說時，看了靈威叟父子一眼。靈威叟也略舉手，示意相謝。那修士微微點首，反身往門內走去，門隨關閉。那刑架兩旁的侍者，也各往壁間走了兩步，身形便隱。易靜纔知各宮至長廊，均有輪值之人，另有隱形之法，祇是

看不出來。適纔宮中奏樂，乃是天乾山小男到來。先那五下鐘聲，許是召見信號。因靈威叟盡管面轉喜容，依然不發一言，神態莊嚴，也就不便多問。金、石、阿童、易震等五人，幾次要想張口問話，均喫易靜示意止住，俱各站立當地。等有刻許工夫，衆人方想對方畢竟不是玄門正宗，故有許多排場做作，彼此微笑相看。樂聲再奏，一會兒止住，圓門二次開放。門內又走出兩個第一次入島所見侏儒，朝靈威叟和衆人各舉手一讓，分立兩旁。靈威叟道：「天乾山主已行，衆位道友請入宮吧。」隨引衆人入內。

衆人進門一看，裏面乃一座外五內一，六間合聚一起，形如梅花的宮殿。外五間，俱作花瓣形，分向五面。當中一間圓殿，各有一門，與五間對通，比外層高出三十餘丈。殿門外，設有四十級半圓形的臺階。因每間宮室均有百餘丈寬深，靠近殿階一面雖然較窄，也有四五十丈。殿階與外室裏進一般寬度。這殿因是居中，每面各寬四五十丈，又有三十多丈玉階直達下面。各室雖然隔斷，兩邊都是晶牆，一望通明，全景畢現，一目瞭然。這七八百丈方圓，一座通體玉柱晶牆，銀輝如雪，空明如鏡，不着纖塵，端的偉大莊嚴，清麗雄奇到了極點。至於陳設之珍奇，儀仗之瑰異，珠光寶氣，炫目奪神，猶其餘事。令人置身其中，直疑月中仙府，亦復不過如是。宮中侍者，除在階前持儀仗的甲士身材高大外，多是侏儒，爲數不下二三百人，分在五間宮室之內排列侍立。

等到歷階而昇，進入殿門再看殿中心梅花形寶座上，趺坐着一個身着白色道袍的矮胖老者。生得面如冠玉，突額豐頸。兩道細長的眉往兩邊斜垂，其勁若針，配着一雙長而且細的神目，藍電也似，光射數尺。大鼻露孔，闊口掀脣，略帶着微笑之容。除卻脣紅如朱外，通身形貌衣着，更無絲毫雜色。身後站立着一排甲士，各持羽葆霓旌，也是寒輝照人，其白如霜。適見寒光、玄玉二童，也分立在寶座左右。全宮甲士、侍者以及道童之類，各有各的服飾，全都一律，連身材大小都差不多。此外，寶座兩旁，還分三行侍立着數十個弟子，前見修士也在其內。後面兩行似是兩代徒孫，多近似道童打扮。高矮胖瘦雖不同樣，裝束卻都一式羽衣星冠，雲肩道髻，備極清麗華美。獨頭排弟子不足十人，多是純道家的打扮，服色既非一律，質地也極平常，決非鮫綃冰蠶織成，比起末兩代徒孫和那些侍者道童所着質料，相差天地。

衆人見了這等勢派，心裏雖不甚佩服，表面也不得不裝作恭敬。對面寶座上端坐的便是陷空島主，威儀棣棣，自身終是後輩。又見靈威叟已先上前拜倒，口稱：「峨眉齊真人門下十位道友，率領靈奇進見。」陷空老祖微一點首，靈奇便起立侍側。衆人不便再多張望，隨同上前，正待躬身下拜，陷空老祖將手一擺，笑道：「我與令師祇是神交，易賢侄的令尊與我交厚，雖是後輩，先來已然禮拜，此時毋須太謙。我僻居極荒，終日靜

坐，久習疏懶。各方道友來訪，多不離座，祇以奏樂迎送，也不作客套。請各就座吧。」說時，衆人覺對方手伸處，立有一股奇寒而勁的大力逼來，將身擋住，不令下拜。知他天性奇特，不應違忤。又見座左設有一排十個玉墩，上鋪海草織成的白色軟席，便同稱謝，分別就座。易震年幼輩低，坐於末位。靈奇便侍立在他身後。靈奇之事已了，無庸癩姑解說。仍由易靜爲首起立，躬身敬謝賜藥，指點成全，以及寬宥靈奇之德，並請教誨。

陷空老祖道：「我承令師不遺荒遠，附於交末。又知他和各同門道友閉戶修煉，無暇分身。諸位小友是他門下，既然需要，理合相贈。一則，此藥所存無多，愛人以德，不願來人得之不易；二則我將來有一爲難之事。因我閉門靜修，地處僻荒，爲免煩擾，在本島周圍設有禁制；加上玄冥界天生阻隔，又借極光真磁之力顛倒陰陽。外人固不易推算我的虛實動靜，我也不願與聞外事，作法自蔽，益復孤陋寡聞。那巽宮冰蠶和萬年溫玉，落在諸位小友手中，尚無聞知，適纔聽天乾山小男道友說起，真乃快事。祇是得信稍遲，因欲試諸位小友道力，致有盜藥之舉，白白多此一番辛勞，實爲愧對。尚幸有此一番經歷，將來不爲無益，令師當已知我用意，想也不致笑我量小。此番所取的靈藥，乃我最初採煉，取材配製，極爲精純，所以深藏丹室之內。那丹井，乃元磁真精所萃，與極光發源之地直對相應，酷寒烈冷，無與倫比。如不得我心許，便到時不另發動，這兩間混元精氣與他爲難，也難如願相償，並要視若仇敵，更憑多大道力，也盜不去了。

「靈奇所得，實比以前孽徒所盜靈效遠勝。靈奇之父，是我嫡傳大弟子。靈奇平日妄冀天仙位業，不願隨乃父歸入本門，人各有志，也還罷了。最不合是心存鄙薄，急難來投，又不安分，屢在外面生事，以致乃父爲彼憂勞。我以前不許他入境，也由於此。

「這次更是膽大妄爲，勾串乃父，得知陣中機密，私入丹室。已然將我備贈的靈藥取到手內，臨行又起貪心。卻不知兩間混元精氣何等威力，連我在此修煉多年，深悉微妙，尚且祇能以法力運行，小心謹慎利用，不敢和它相抗。他一末學後進，新近不過乃師坐化，得了幾件遺傳的法寶，便不知自量，輕犯凶鋒，幾爲妖邪所殺，僥倖纔脫毒手。日前乙道友夫婦於四萬里外追逐二妖人來此，被他無心巧遇，幸蒙成全，賜以靈丹，方得復原。又復不知利害輕重，任性胡爲。如非佛光神妙，應變迅速，那元磁精氣剛被引動，便逃上來，太陰真火未被引燃，不特諸位道友功虧一簣，丹井下層穴口爲混元真氣封閉，急切間連我也難爲力，便他本身也必化成灰燼了。此時形勢奇險，他那幾件法寶雖不尋常，但無一件可與諸位小友相提並論，稍差瞬息，立肇鉅變。

「大弟子雖然犯規，一則，念他從我多年，一向忠誠，功足補過；二則，父子天性，舐犢之情，賢者不免，尚可略施小罰，加以原宥。此子卻是萬容不得。如非小男道友代乙道友向我致意，又是齊道友第二代徒孫，照他被擒見我時，那等桀驁不馴的情景，縱看乃父情面，不戮形神，至少也應打他三百寒鞭，日受冷焰之刑，三年之後方始逐出，永不許他父子相見。現我雖因乙道友和令師之故，將他釋放，但我丹井二圖機密，已被他知悉，與諸位小友祇知鎮制五行宮位不同。他又逞能賣好，盡管事前曾向乃父立有重誓，決不再告他人，泄漏大約不敢，但異日再如有人需要此藥，難保不自告奮勇，又來盜取。其實齊道友爲人，我本敬服，如再需用，祇憑一介之使，立可取奉。此子如再行險，那時被我擒到，我話已說在前，休怪我不講情面。

「至於我向令師借寶，並在今日來人中約一二小友相助之事，此時尚難明言。已然拜託小男道友，或是由他親往峨眉面談，或以飛書向令師請借，到時自知，無須先說。此藥用法極簡，祇須將萬年續斷所製煉的藥錠，先由一道力較深之人運用本身純陽之火，融化一頭，使化成真氣，透入斷骨筋脈之中。等其充滿經絡，再將靈玉膏在接樣處敷上一圈。晃眼氣血貫通，精髓充沛，視各人本身功候如何，至多兩三個時辰過去，便可復原。在四十五日以內，任多厲害惡毒的邪法飛刀，也自無妨。痊後，筋骨之力反倒比前健強輕靈，並無殘痕。何況事前又有大荒神嫗的靈藥，先爲保全，便隔百年，也可接上了。我想峨眉開府，門人四出行道，強敵衆多，異日難保不需此藥，而數萬里冰山雪海，往返艱難，跋涉不易，此次所得，足供十人之用，餘藥善自保藏，留備不虞便了。」

易靜見靈奇面上仍帶傲容，初見不知他的性情，料必甚剛，又非自己門人，祇憑乙休一言，並連本師尚還未拜過，暗忖：「岳師兄雖然性剛，外表何等和易近人，怎會收下這麼一個倔強徒弟？此時如令勉強服罪，反着痕跡。」想了想，祇得躬身應諾，率衆拜謝賜教，一同辭別，仍由靈威叟送出。走出兩重室，回到甬道盡頭宮的六角亭內，靈威叟便請衆人止步，說道：「諸位道友，大功告成。小兒叨列門牆，從此得受教誨，可免失足，去了老朽一件心事。此時無須再走迴路，請由此亭上昇，即可透出海面了。」說罷，手掐靈訣，將手一指。祇見腳底四壁雲光亂閃，眼花繚亂，身子便似駕雲一般，被托着上昇，那亭頂也似相隨上昇。雖不似飛遁迅速，卻也相差無多，不消片刻，忽然停止，眼前光華電掣，一閃而過。再看那亭，已停在一座極險惡高峻的海島之上。亭外波濤險惡，排蕩如山，海氣蒸騰，天色陰暗，一上一下，融會吞吐，合成一片混濛。非特不是陷空島上空，連那奇峰羅列，景備四時，滿生琪花瑤草，冰樹瓊枝，四外更有碧嶂丹崖，環若城堡的千里繡瓊原，也不知去向。

衆中祇易靜一人知道，此乃陷空前島，已然遠出繡瓊原外，孤立絕海之中。餘人多不知悉，方欲詢問。靈奇也要開口，喫靈威叟怒視了一眼，隨手遞過一封柬帖，靈奇便不言語。衆人以爲有甚麼關礙，也各住口。靈威叟笑道：「諸位俱知途徑，老朽尚須回宮覆命，恕不遠送了。」隨將手一指，亭中晶壁便開了一面，引衆同出，舉手作別。靈奇又似要開口詢問，靈威叟忍不住怒罵了一聲：「冤孽！」靈奇又復住口，滿臉俱是忿激之容。衆人均不知何故，因見靈威叟已重改笑容，舉手作別，便各爲禮，遙向對岸來路飛去。因有靈奇引導，一直飛入來路冰谷之中。

易靜暗察靈奇，容止甚是恭謹，祇是面色又改作愁容，知有心事，也未詢問。到了密徑入口冰壁之下，便令行法，移開洞外冰壁，同飛入內。飛行了一陣，上面玄冥界嚴關已由地底飛越過去。英瓊因見衆人連日辛勞過甚，頗耗心力，來時匆促，這甬道密徑未得細看，再來又是無日；且喜大功告成，前路明坦，再無梗阻；回去醫治受傷諸人，也不在此一時半時留連耽延：便提議把遁光放緩，一路觀賞過去。易靜笑道：「現在我們的行蹤，主人必已盡知，更無顧忌。就要回到神火峰腳鰲極洞去，約烏神叟同行，我們索性趕到那裏歇息，不是好麼。」

英瓊方想說奇景難逢，意欲瀏覽沿途景緻，靈奇插口說道：「易師叔還以爲烏神叟還在洞中等我們麼？他已被乙真人命一海底精靈穿破冰層，借一靈符，由地底避開火源，深入洞中將他連新脫體的元靈，帶那一副軀殼，全帶走了；不然的話，島主適纔還不至於那樣毒恨弟子，連家父也受其累呢。現時神峰那面出口的晶壁，已被島主用法力封閉。祇因這條密徑將來尚有大用，臨時變計，不曾變動，全行堵塞。行法之際，未及將入口一面封閉，恰值天乾山小男到來。他本意是想我們歸途改走海上，繞越玄冥界邊境，不經冰原神峰舊路，由極海飛渡冰洋回去，所以由前島送出。他因這些多是丟人的事，不好意思向諸位師叔明言，以爲我知歸路已斷，必請諸位師叔全程改走海路。弟子一則氣他冷酷無情；二則日前無心中發現一條昔日地震時的通脈，一直可以通到離此三千餘里的冰洋盡頭，與極海交界之處，比由陷空前島起身，海上飛行，可免去玄冥界天險阻礙和沿途數十島的那些精靈盤詰攔阻。他們雖有幾個認識弟子的，祇要互相傳告，便可無事，到底要費口舌。何況正邪本是水火，他們和異派妖邪頗有交往，稍有辭色不遜，休說師叔不容，弟子便看不過去，未免麻煩惹厭。

「霜華宮中圓殿之上，有一攝聲照影之室。島主平時安靜成習，長年無事，不去留意。先前弟子私混入宮，他已失察，已自後悔。我們走時，必將一元五宮的圓殿行法轉動，讓此室生出靈效，觀察行蹤，我們一言一動必被看出。家父和弟子都是滿腹心事，不敢

傾吐，連弟子想借寶暗查，都喫家父止住，故此入門未敢開口。他見我們仍行原路，定必生氣。不過此人性情雖怪，卻還講理。家父又是他成道以前恩人，自從入山修煉，便拜他爲師，相隨至今，不便十分嚴酷相待。因在事前未令我們如何走法；又以烏神叟泄漏機密，引人入內，與家父無干；至於家父愛子情深，使弟子私入密徑，已然處罰，不能二罪重科。總之好些關礙，不便封閉全徑。更知諸位師叔法寶神奇，萬一阻擋不住，更是丟人，乾生氣，無可如何。玄冥界外的事，他本難查見；就能行法推算，也不肯費那麼大的心力。昔年震源脈絡徑路暗藏地底，密如絲網，十九喫他堵死，獨單把引往海中的一條震源通路留存完好。當初命來查看密徑的又是他的門人，他本人不曾親來，又湊巧密徑裏面的入口恰震塌了十來丈，和別處堵塞的震源通路相似，就此忽略過去，萬想不到會被弟子發現。此時他忿氣難平，知一爲難，反倒不好；若裝不知，諸位師叔必以客禮自居，不肯施展法力，損毀這條密徑，到了前面遇阻時，經弟子說明前情，自必折回。依弟子推測，不特來路入口已喫封閉，甚或已運用元磁真氣，把玄冥界禁制，移向地底，欲使我們進退兩難，困上兩天，向他求告。然後再裝好人，命家父進來接引，仍由原路退出，改走海上，以戒我們行動輕率。表面客氣，暗中出氣，挽回顏面。諸位師叔，他將來有借重之處；盜藥又是心甘情願。便是私行密徑，深入繡瓊原禁地，也都算是烏神叟的罪過，與諸位師叔無干。對於弟子，因不肯投在他的門下，這次又來盜取靈藥，自然痛恨已極。異日弟子思念家父，不免來此省親，祇要入境被他發覺，必不善罷，縱是峨眉門下，恐也不肯甘休呢。」

說時衆人已停了下來。易靜問他：「適纔你們父子分別，面帶愁苦，有何心事？」靈奇答道：「弟子自在中土爲一妖人所傷，逃來此地。家父向烏神叟求借靈藥未成，弟子實不願損人利己，家父也不肯做那乘危要挾之事。但見弟子真元耗損，日久更難復原，島主靈藥又是堅拒不與，愛子情殷，到處求人幫助。日前偶晤近島一旁門中妖道，言說極海冰洋兩交界的夜明島的深海礁石腳下，寒泉眼裏，新近由南海逃來一條九首神鰲，修煉千年，內丹已成，正好合用，並傳了釣鰲之法。家父因連日宮中有事，不能在外久延；又以那神鰲通靈變化，十分狡猾，虎頭和尚爲它費了好些年心力，不曾到手，反爲此事幾乎喫了天乾山小男一場大苦，釣它煞非容易，不是短時日內所能收功。家父因無法親往守釣，祇得傳授弟子兩件法寶，命往那島釣取，先由妖道和家父引出。弟子知那九首神鰲海底潛修，並不害人，自將內丹煉成，便受異派旁門覬覦，無故奪它內丹，心實不忍。就說家父能夠助它兵解轉世，它生再去引度，總不如它原有自修，功到自成的好。我有心不去，但父命難違，又體家父愛子之心，祇得同去那島上。

「第二日，九首神鰲便已警覺，浮出海面，口吐人言，向弟子哭訴近年經歷之苦，說了

好多可憐的話。弟子自然更加不忍，不特未肯傷它，反助它免去一難。雙方漸成忘形之交，弟子假託守釣爲由，也就移往島上崖洞中居住。神鰲爲了報恩，和弟子說，南海紫雲宮附近海中，產有一種神樹，每四百九十一年結果一次，每次祇有兩枚，補益真元，不在內丹以下。它能有今日，也由五百年前服此靈果之故。恰巧不久結實，又是深植數千丈海底，仙凡均難發現。不過此去須由它仇人巢穴經過，恐被發現。並且它近日正該遭劫，幸仗我相助，得以轉危爲安。仍不十分放心，打算再候數日，過了它應劫之期，再行代我前往。正談笑間，忽見兩道深紅如血的光華，由島側上空急射過去。晃眼之間又是一道金光和一道青光合併一路，朝後急追過去。都似長虹經天，流星過渡，神速異常。青光中並還發出一叢光雨，往前直射，比那遁光還快，直非目力所及。那空曠無涯的海天，祇瞥見一眼，便在上空飛逝，無迹可見。弟子看出後面青光雖然正而不邪，法力也極高強，但嫌霸氣太重，是否玄門正宗還拿不準。那金光卻一望而知，是正教中前輩長老。前逃的兩道紅光，定是左道妖邪無疑。神鰲見此威勢，早已遁入海底，連聲呼喚，都不肯出。

「弟子正朝這四道光華去路凝望，暗忖：『這是哪兩位前輩仙長，有此神通？直是生平罕見。』待了一會兒，後兩道光華忽然飛回，到了附近，青光停在空中，金光倏地飛降。因神鰲說難期恐還未過，而來人無端下降，也許剛纔路過發現神鰲，想要擒殺之故。弟子平日功力，已和來人相去天淵，何況又值重創之餘，方替仙鰲擔心。哪知來人竟是大方真人乙休。弟子前次遭難，家父往峨眉尋鄭元規求藥未得，反受那廝忘恩挾制，多虧乙真人賜藥解救，所以忙即拜謝前恩，叩問來意。纔知乙真人同韓仙子由銅椰島起身，便甚事不問，專一尋找韓仙子前往銅椰島途中路遇的兩個隱迹多年的仇敵，報仇除害，先後跟蹤搜尋了二十多次。盡管每次結局均勝，並還誅戮了仇敵好些黨羽，但這兩個元兇首惡狡詐異常，飛遁神速，邪法又高，總是逃脫，未傷分毫。這是最末一次，爲了逃時一句狂言，將乙真人夫婦惹惱，由中土數萬裏外窮追到此。二妖人且鬥且逃，一連已數日夜。沿途好幾處同類妖邪俱爲他所累，將乙真人夫婦引上門來，遭了池魚之殃。二妖人被迫無奈，欲來北極附近黑伽山落神嶺，投到兀老門下。相隔黑伽山還有千餘里，眼看又要漏網，喫乙真人運用玄功變化，將元神遁出，附在韓仙子一支神箭之上，朝前射去。二妖人見敵人追趕不上，不消片刻，便可脫險，還想激動兀老，與仇敵相拼，爲己報復。一見青光飛到，妄以爲這次起身，逃遁較快，法力雖不如人，飛行神速卻差不多，仇敵因追趕不上，無可奈何，放出飛箭，姑且一試。於是正好運用玄功，妄圖行法收取。乙真人突然大笑，現身用元神將他們罩往，法寶神雷一齊施爲，將二妖人震成齏粉。一個還勉強掙脫殘魂逃走，那最主要的一個首惡卻形神俱滅了。

「乙真人因在對敵之時，由空中瞥見弟子與一九首神鰲在一齊說笑，歸途特意下來查看。問明情由以後，說那靈藥無須去採，神鰲去必無幸，二次賜了我兩丸靈藥，並說日前搜殺二妖人時，路遇一個道友，說起諸位師叔來此求藥之事。烏神叟和黃風道人移居中土修煉之事，屠龍太師伯原向乙真人託過，遇見弟子，正好順便。先命弟子向峨眉各位師祖以及師父岳真人跪倒祝告，遙行拜師之禮。然後命起，傳了一道靈符，以備渡海禦寒之助。一一指示機宜，令速回來，追隨師叔們效力，並說因事恐島主不悅，當時託人致意，命弟子暫時祇可向諸位師叔略顯形迹，藥未取到時不可露面相見，也無須憂急害怕，任他如何爲難，到時定保無事。隨命弟子喚神鰲上來。神鰲先還膽小害怕，潛伏海底，隱藏不出。後來乙真人把大袖一展，由袖中飛出一個人首鰲身的怪物，初出時長還不及一尺，晃眼長大，身高丈許，跪叩了兩個頭，人立地上聽命。乙真人說，那是他老人家前在東海，爲助司徒師叔的岳母寶相夫人超劫時；所收伏的水怪，名叫人獺，乃翼道人耿鯤門下妖徒。

「說完，使命人獺下到海底，曉諭神鰲。大意說，神鰲近在南海漏網，逃來北極。以爲夜明島海底寒泉眼裏，有九九八十一個螺旋形的孔穴，方圓三百餘里，互相通連，內有幾孔，更可通入萬丈冰原之下。最長的兩處，曲折迴環，幾及萬里。內中還有一條較近的，可以通到陷空前島附近。那裏照例是陷空老祖的禁地，決不容外人在他境內隨意行動。況又是施展法力，擒殺海中精靈，多大膽的對頭，也不敢爲此樹敵犯險。自覺藏處隱祕，有恃無恐，除卻陷空老祖生心擒它，別人無奈它何。卻沒想到虎頭禪師雖不敢得罪陷空島主，對方閉宮修道，崖岸自高，又沒法進見求說。附近各島妖人盡管垂涎內丹，無奈知它通靈機智，祇要下手，立被警覺，遁入陷空島腹地，打草驚蛇，白費心力。島主性情古怪，不奉呼召，不能入境。海底水行既追不上，多半也無此法力，祇乾看着，無可奈何。這次指點家父，令弟子往釣，也爲自己不能到手，纔送現成人情之故。他也知道家父乃島主長門弟子，衣鉢傳人，如與爲難，凶多吉少。如再逃走，一離北海冰洋，到處荊棘，撞上仇敵，便難活命。端的四海之大，竟無容身之地。所以當那妖道引了家父和弟子去往夜明島，指點那藏處時，它害怕已極。後來它見家父和妖道走去，剩下弟子一人，暗中偷視，覺出弟子對於此舉並非心願，也未照妖道所說，行那惡毒之法。再四盤算吉凶定數，與其逃往別處送死，轉不如向行釣的人陳情哀訴，或者還能轉禍爲福。捱到第二日，決計死中求活，自行出水，向弟子哭訴異類修道之難，弟子果被說動。這一來，不特免了禍害，並將那南海水底所產仙果金銀荔得到手中，使弟子元氣恢復。家父必定因此念它好處，許它移居陷空內島，並還轉禍爲福，永絕後患。

「主意想得倒好，這等做法，固然是誰也難於傷它。卻沒想到它逃來北海以前，不合妄

生貪心，想起紫雲宮外所產仙果，恰值成熟之期，產地隱祕，深居海眼之下，無人得知，意欲就便取食，補益真元。誰知行至中途，經過翼道人耿鯤所居海底宮闕，被兩妖徒發現，想要擒去，獻與耿鯤。總算它膽小知機，盡管法力較強，並未戀戰。水中逃遁，本極神速，爲防敵人追趕，又用逃東就西之法，幻形遁走。等到妖徒行法，驚動耿鯤追來，故意指了相反的道路。耿鯤追趕一陣，發覺是詐，回身向真正逃路急追，已經逃遠，這纔未遭毒手。就這樣，彼時情勢已足奇險，當耿鯤不願窮追，興盡回去之時，兩下裏已差不多首尾相銜。耿鯤脅生雙翼，飛行絕快，神鰲潛行海底，回顧後面天空，已能望見對頭身影。同時，翼道人心狠手辣，目力又強，千百丈深的水中鱗介，一目瞭然，全能看見。因防神鰲借着海中鮫鯨等大物隱蔽身形，沿途祇要望見有大魚在海底急馳，便由兩翼尖上發出箭羽一般的火星，水族無辜送命的已有好些。第一次回身時所發火星，勢子更猛，魚介死得很多，激得波濤天涌，駭浪如山。神鰲身後有一條大虎鯊，便喫射中身死。相去纔祇兩丈，火星如再前飛少許，即或不死，也必重傷無疑。幸而神鰲機警，把身子變得極小，在海底極深之處穿沙飛馳，纔得逃脫敵人一雙神目，保住性命。此人前與陷空老祖交好多年，祇因彼此性情都怪，偶因細故生嫌。耿鯤熱心，性如烈火；陷空老祖正與相反，近年閉宮謝客，對人愈發冷冰冰的。因此逐漸疏遠，但是舊日交情尚在。陷空老祖知他與人結仇，慣喜糾纏拼命，不報復了不止，又不肯無故去得罪他。前在東海中了白眉針，便是往陷空島借用吸星球纔去掉的。急切間，耿鯤沒有查出神鰲藏伏之處，雖未尋來，但他最喜收服水中精怪爲徒，神鰲內丹更是他垂涎之物，現已命門下妖徒水怪四處搜尋，早晚終被查知下落。虎頭和尚又與相識，斷定神鰲十九竄伏北極，祇要相遇，定送這現成人情，以使事成之後，略微霑潤，慰情聊勝於無。有這兩個強仇，就深藏夜明島寒眼裏永不出頭，尚難免於毒手，何況還要妄想冒險，往紫雲宮外暗採那兩枚仙果。此行休說要經過仇敵巢穴，即便繞道前往，一入東海水域，到處都是仇敵門下徒黨。祇要在中途遇上一個，一發警號，耿鯤立即趕來，焉有命在？

「長此潛伏，暫時或可無事。日子一久，就不被虎頭和尚泄機指點，引了前來，耿鯤爲人行事，祇一起始，便須做徹，不如願決不罷休。當他用盡心力，窮搜不獲，漸漸想到此島泉眼，爲水中精怪絕好藏身之所，念頭一動，不問料中與否，勢必尋來。左近各島妖邪多與交往，神鰲蹤跡已有人知，不用仇敵細訪，自有人獻殷勤討好。祇消往陷空島打一招呼，陷空老祖順水人情，斷無不允之理。那時不特無可恃仗，反倒成了甕中之鱉了。四面皆敵，祇有任人宰割，更無活路。乙真人爲念它千年修爲不易，性又善良；更以耿鯤可惡，不願神鰲被他奪去，助長兇焰。爲此想將它救出險地，帶回岷山白犀潭去，等將來紫雲宮仙府重建，再送往宮中，使其參修正果。怎倒不知好歹？乙真人如要生心害它，豈是這區區泉眼便能逃避得了的？

「這還是追戮先逃二妖人，四處搜尋，跟蹤追逐。二妖人知道弄巧成拙，亂子鬧大，不合狹路相逢，欺敵心驕，誤以爲韓仙子元神出遊，法力不似生前，意欲乘隙暗算，報仇去患，不料事未得手，反將乙真人引出。兩位老人家都是復仇心重，疾惡如仇的性情，夫妻合力，下了決心，不報前仇不止，鬧得二妖人遍體瘡痍，成了喪家之犬，無論逃向何處，前腳纔到，敵人後腳跟蹤追來。有兩次，甚至被仇人趕在前面，白白葬送了好些同黨性命。如非機智神速，好幾次，都是危機一發，幸逃誅戮。心中又悔又恨，又急又怕，忽生詭計，竟想乘乙真人夫妻不意，將白犀潭水宮仙府毀去。誰知又喫乙真人夫妻警覺，趕了回去，二妖人未及入門，便已驚逃。那人獺近已移居白犀潭水府。乙真人退敵時，忽然想起妖人狡猾，同黨甚多。前有一次，曾被遁入江中，中土無可逃藏，必要遁往海外。這類妖邪精怪，所居多在水底。人獺在水中頗有靈力，又擅隱形飛遁之術，帶在身旁，可以備用省事，恰巧帶來。這纔命它深入泉眼，曉以利害。更不願施展禁制大法，迫使出水，自必捨之而去，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就錯過了。

「其實神鰲耳目靈敏，能觀聽出老遠，祇因乙真人來勢威力太大，明知他是正人，無如自身難期未滿，正值緊要關頭，心生疑忌，膽小異常。先還在泉眼口裏，戰兢兢向上觀望。及聽乙真人命弟子一喚它，又未說出原因，未等勸說，心膽已寒。又知來人法力極高，這一躥，竟由海底躥入萬丈冰原之下。弟子先前勸它上來，未聽迴應，還當它心不信服，實則並未聽見。它在泉眼中逃竄出千百里去，深入冰原之下，仍不放心，又在沿途行法，以便敵人追來，可先警覺，改道加急逃竄。幸虧人獺神通變化，專能嗅出敵人氣息，更明泉眼中水道方向，就這樣，還追了好大一會兒。韓仙子在空中久候，已經不耐，人獺纔在冰窟中突然出現，隱形掩向前面，另用法力阻住歸途，等它進退皆難，方始現形，曉以來意。神鰲聞言，喜出望外，惟恐乙真人等久不快，話未聽完，便即一同急馳，飛出水面。見了乙真人，跪伏哀求，叩頭不已。

「說也真巧，無怪神鰲多心，當日果是它的難期中緊要關頭。乙真人纔和它說不幾句話，那翼道人耿鯤和虎頭和尚，竟同往島上飛來。此舉連乙真人也未曾想到。因耿鯤來勢特兇，虎頭飛行沒有他快，想是既要同來，又不肯爲人坐騎，祇令虎頭和尚附在他右翼之上。未到以前，祇見天邊暗雲中有一點白影閃動，略帶上幾絲火星，老遠便聽出風雷破空之聲。晃眼之間，白影加大，火光加強，天空密雲，似狂濤一般被他盪開，當中衝出一條雲衖。前後不到三五句話的工夫，便似流星過渡，橫海飛來。這一臨近，又見島上有人，聲勢甚是驚人，兩翼梢上的火星像百子連珠炮一般。神鰲自是嚇得亂抖。乙真人方喝：『不要害怕，有我無他！』韓仙子本說是先行一步，去往天乾山相候，訪看過小

男真人，然後同返中土。因在高空發現較早，一面傳知下面乙真人，身隨隱去。來人卻未觀察，本意許是飛到當地，再行下手，擒殺神鰲。隨來還有兩個水怪，也附在他那翼上。相隔那島百里左右，纔看出島上有人，還不知是他舊日仇敵。晃眼飛起，見是仇人，分外眼紅。虎頭和尚最是刁猾，一見乙真人在島上，高喊：『我與乙道友無仇，妖鰲就在島上，貧僧不便上前，隨道友相機行事吧。』話未說完，人已離翼，飛向遠處觀戰，忽似受傷，一聲怪嘯，便自穿雲飛去，祇剩耿鯤一人撲來。那兩妖徒，同時也由翼上往海中飛下，來勢猛惡已極。乙真人祇是昂首微笑，一言不發，好似若無其事。

「耿鯤先未看見空中還有一人，正在口中怒嘯喝罵，電馳飛撲而來。不料韓仙子早將羅網暗中展布開來，祇等他來入網。眼看就要往島上撲到，倏地空中張開一片霧縠冰綃般的大網，竟將耿鯤擋住，眼看青光一閃，便要包沒上來。總算耿鯤法力高強，百忙中未曾入網，先自警覺。無如去勢太驟，來勢也急，一任他玄功變化，飛遁神速，也是無及。那網薄薄一層，色如淡煙，纔一現出，耿鯤識得此寶來歷妙用，是他對頭，情知不能就此全身而退，於是兩翼一振，飛出兩根十餘丈長的火柱，竟將網口略微撐住，未被合攏。緊跟着怪吼一聲，身形一晃，縮小了十之七八，彈丸一般，由網隙中飛逃出去，逃得尤爲神速，由下仰望，直未看見他是如何出來的。韓仙子隨即現身，呼叱道：『你這扁毛妖孽！今日惡貫未滿，特地網開一面，不然，你能在我手中逃走麼？』說時，手指處，那網忽由外而內，風捲殘雲，往裏反兜上去，將那兩根火柱包沒，火光立滅，化爲兩根尺多長的鳥羽，落在網內。往下飛落的兩個夜叉一般的妖徒，也在網現出時，喫兩道碧色寶光腰斬，屍落海內。後來纔知虎頭和尚之逃，也是爲韓仙子法寶所傷。耿鯤瞥見妖徒慘死，自信平生無敵，連在東北兩海喫了這等大虧，認作奇恥大辱。明知強弱相差，意獨不服，既想與仇敵拼命，又想收回所失鳥羽。一見韓仙子現形，火柱被網消滅，現出原形，纔知厲害，萬非其敵，自然不肯白送性命。不等話完，早灑了一串火星，毒口咒罵，不住厲聲怒嘯，往來路破空遁去，晃眼投向天際密雲之中，無影無蹤。

「乙真人說，耿鯤記仇心重，故在他未到以前，便把弟子身形隱去。事完之後，賜了兩道靈符，隨令弟子起身，趕到鰲極洞中。烏神叟得諸位師叔之助，已將軀殼脫去，見面尚欲掩飾，喫弟子道破。匆匆說了來意，立即飛入冰原密徑，加急追趕。料諸位師叔隱身飛行，聲光全隱，一直飛到盡頭，也未遇上。驗看出口，又似無人通過；再一算那時候，也沒這麼快。方在尋思，便聽出後面飛行之聲甚微，如非耳目還稍靈敏，差一點，決聽不出。忙即閃入旁室等候。諸位師叔果在後面現身飛來，移開冰牆，相繼出去。因李師叔和甄師叔出時口氣好似想見弟子，正欲現身拜見，忽想起乙真人的訓示，不敢違背。等諸位師叔走後一會兒，方始開洞走出。

「陷空島的地理一切禁忌，以及島宮虛實、出入門戶，昔向家父請問，知道不少。初下山時，來此省親，拜見島主，還到過宮中兩次。又得乙真人指點，愈發可以偷混進去。因繡瓊原上到處均有島宮徒衆在彼種植靈藥，栽培花樹，每一花林峰巒，差不多均設有奇門隱遁之法，外人祇要進那重關，他們便自警覺。無論人多人少，均隱身在奇門遁甲裏，一面分出人來，去往島宮稟報；一面注視來人動靜，是否仇敵上門生事，隨時往島宮報警。如在平日，凡是師叔這等生人到此，島主聞報有人到來求見，照例不問來歷，首先命人迎出辭謝，拒而不見。一面再以法力推算，來人如祇請見一面，或是有求而來，還可好好出去；稍存敵意，或是於他有害，當時便難脫身。即便算出來人有大來頭，本非相識，已然辭謝於先，也是休想得見。當時偏巧宮中有事，正在外島水宮召集徒衆密議，祇家父一人在繡瓊原內島代他辦一要事。那入報的，是個初通人言的海中精怪，祇說繡瓊原進來生人，語焉不詳。自來不是深知底細的人，多往外島叩拜求見，能深入繡瓊原內島的絕少。家父誤以爲是弟子有甚麼急事，或因釣鰲受傷，冒險來此求救，令先勿往前島水宮通報。匆匆把手中事辦完，正欲出宮觀看明白，來的是否弟子，再作計較。這一耽延，諸位師叔已然行抵中央海岸，由二位師叔通名求見了，家父這纔知道自己料錯。來人已然深入腹地，沿途無人通報，家父恐島主怪罪執役諸人，忙即趕往前島稟告。並在旁勸說，峨眉開府，對他師徒如何優禮，現命門人數萬里遠來，如似別人那等謝絕拒見，於理不合，焉知日後無有相煩之處？

「島主被家父說動，方始延請二位師叔入見。問明來意之後，忽想起將來有一爲難之事，也許能爲之助，但不知諸位師叔法力如何，能否勝任？於是借着盜取靈藥，以作試驗。明爲制壓河圖五行，直下丹井取藥，實則全宮數十層關口，最主要的祇是那寒光、玄玉兩個冰魄寒精所主持的六合寒冰之陣和那戰門，再便是那丹室下面的元磁真氣。這兩處地方，一個奇寒，一個酷熱。本心祇想在來人中選出兩位能夠抵禦這一冷一熱的，將來爲他出力。所以到處都是形同虛設，全不相干。全宮埋伏，連那河圖陰陽五宮，均經先爲指點引導，自泄機密，惟恐諸位師叔等受阻罷休。獨這兩處，一言不發，便由於此。沒想到十位師叔俱有耐寒法力，好不欣慰。依他心意，原想諸位師叔鎮制河圖五宮，現出元始太極宮位以後，自悟兩儀動靜相生之妙，直下丹室，制住元磁真氣，將藥取出。有此法力，將來助他渡那難關，更可從容應付，萬無一失，豈非絕妙？不料弟子突如其來，仗着乙真人所賜兩道靈符，用以隱形，護身入宮，故現形迹，把家父引往隱祕之處，告知底細。家父知道此舉關係弟子成敗，仗有乙真人做主，祇得暗中相助。

「島主爲防宮中埋伏阻礙太多，本已改令家父全權引導，祇注重在丹井下面幾層要地，

別處任憑相機行事。家父爲恐弟子隨同，連越重關，雖難保不被輪值守侍門人看破，好在奉命主持，索性把前半數十層關口全行免去。徑引諸位師叔，由寒鐵飛路直達丹井中層河圖陣地。就便把弟子也帶往陣前廣殿之中藏伏，靜候時機，又賜弟子一件護身法寶，居然僥倖成功。島主因弟子往丹室取藥，沒有試出諸位師叔能否制那元磁真氣，此時又不便明說何事須助，連弟子前後幾次暗向家父探問均未說出，機密重要，可想而知，如何不氣？舊恨新仇，一起發作，當時行法擒去。看那本心，直想將弟子置之死地，方消忿恨。

「幸而弟子知他面冷情薄，法令森嚴，對家父一人雖算是個例外，有時相待，仍是刻薄。惟恐累及家父，銳身自任，力言與家父無干。身是峨眉門下第三代弟子，奉了師父師叔之命，隨行聽命。因知島主厭惡，隱身海岸，本來不敢妄入。又知島主自允來人盜藥，諸位師叔知弟子事前得乙真人憐愛指點，深知島宮門戶途徑、丹井機密，命隨同入陣，到時相機下手，不敢不從。現落島主之手，死活任便，卻休錯怪家父。他這纔生了顧忌，命那服役水怪，將我吊起，先用冷焰焚烤，給些苦喫。欲等家父引了諸位師叔等入見，問明瞭虛實，再加處治。就是本門徒孫，也須重責之後，方肯釋放，否則家父便要喫苦。以此要挾，不患弟子不自承受。忽報天乾山主到來，竟把一切詳細真情和盤托出，並還說起，烏神叟自弟子走後，防諸位師叔回去得快，急於同行，又不捨那副原形軀殼，知道弟子已投峨眉，家父不會與他爲難，妄想帶了同行。先前恐易師叔笑他異類，沒有帶出，這時往取，不料一時疏忽，忘了當晚極光反應，火中有了絕大吸力。他身上帶着幾件法寶，恰均爲庚金之質，纔走進那神火發源的密室以內，立被神火罩往。他又不捨那幾件法寶空身遁走，祇得運用內丹，放出寒靈真氣，與火相抗，意欲連人帶寶和那軀殼，一齊掙脫。時候稍長，神火威力越大，連空身遁走俱都不行。雖然三四個時辰過去，極光越過正子午線便可無事，到底真元損耗，難於補償，弄巧成拙。正在惶急，乙真人忽命人獺帶了靈符，由冰原地底，繞過火源，穿入內洞。同時他那好友黃風道人也已趕來，合力將他連元神一起救出險地了。弟子心想，投身本門之事，已然證實，看在兩輩師長和乙真人的情面上，總可寬免。哪知島主氣量小，暗中偷聽他和小男真人問答口氣，竟還遷怒家父，不是好友勸說，直非重責不可。他那冷焰，身外冷不可當，身內火熱如焚。不多一會兒，諸位師叔入見，他便賣好釋放；如若無人解救，全焰發動，竟不知如何難當呢。準知家父必要受累，這人心冷如冰，一意孤行，言出必踐，求說無用。祇小男真人之言能聽，但已解免了多半，況人已走，更無善法，心中忿激，不免現於辭色。家父恐弟子出言無狀，一再阻止，沒敢違背，心卻憂慮。適在途中看了家父行時玉符賜示，纔知他雖忿恨家父，不合暗助弟子盜藥，一則乙真人已有成算，便家父不管，不過稍微費力，一樣成功；二則將來他那難關，已非諸位師叔分出兩人相助不可。先前他所慮者，

是恐師叔對元磁真氣不能制壓得住。現在知道，不特冰蠶、溫玉俱在本門，尤其就在李、金、石三位師叔手中，祇是這次沒有帶來，借用自無不允之理。並且連那九天元陽尺，也可代向淩太師叔借用，心已喜極。家父與他師弟淵源情分又極深厚，人去怒消，必能寬免。至多指摘幾句，或是做個樣子，略加小罰。祇因弟子知他底細，恐在外泄露，或是異日再來，特意以家父立威，來作挾制之計，實則無妨。底下多是期勉弟子的話，說甚麼得投身正教，乃千載一時的福緣良機，此去務須謹遵諸位師長伯叔訓誨，努力虔修，勉求仙業等語。弟子誠心向往本門，已非朝夕，幸蒙乙太師伯援引，得列門牆，欣幸非常。祇恨島主不近人情，對於家父以嚴命相迫，不許父子相見。家父又無閒暇出遊，相隔中土數萬里，從此空懷孺慕，見面艱難，心中難過極了。」

石生笑道：「這有何妨？祇要他肯求助於我，便包你父子能夠常見了。」易靜道：「島主性情不免古怪。他也是有道之士，祇要不真犯他惡，決不至於如此固執，定要絕滅門人父子天性。不是有所顧忌，便是別有用心。念在你是他大弟子的愛子，恐你祇顧烏私，時來省親，無心修煉，難以精進，也未可知。且等將來用到我們之時，再行勸說，使你父子能常相見便了。」靈奇謝了。